



湖南觀察使故相國袁公挽歌二首

文苑英華

五驅龍虎節一入鳳凰池令尹自無事公人不疑天歸

京兆日葉下洞庭時湘水秋風至淒涼

清吹素旗

二

雁亦號湘南罷亥市漢上改詞曹表墓

褒常聞平楚獄為報里門高

甫園丘攝事合於中書後閣宿齋常負

忝媿移止於集賢院會門下相公以七言垂寄

亦有所求短章絕韻不足抒意因敘所懷奉寄

相公兼呈集賢院諸學士

淮海同三入樞衡過六年

後漢年融廟齋競永夕書府會

羣仙粉壁連霜曙冰池對月圓歲時憂裏換鍾漏靜中傳  
蓬髮顏空老松心契獨全贈言因傳說垂訓在三篇

酬裴傑秀才新櫻

新果真瓊液來應宴紫蘭疑竊龍領色已奪雞冠遠火微  
微辨殘星隱隱看茂先知味易一作好曼倩恨偷難忍用烹  
醉酪醉從將玩玉盞流年如可駐何必九華丹

和清明日裴閣老招城南遊覽口號時以疾故有

阻追遊古今歲時雜詠

紫禁宿初迴清明花亂開相招直城外遠上春臺諫曹  
將列宿幾處期子玉深竹與清泉家桃李鮮折芳行載  
酒勝賞隨君有愁疾自無悰臨風一搔首

和河南羅主簿送校書兄歸江南 全唐詩

兄弟泣殊方天涯拍故鄉斷雲無定處歸雁不成行  
草莽人煙少風波水驛長虞親渤澥東楚隔瀟湘  
古戍陰傳火寒蕪曉帶霜海門潮灩澦沙岸荻蒼蒼  
京輦辭芸閣衡方憶草堂知君始寧隱還續舊荷裳

題雲師山房

雲公蘭若深山裏月明松殿微風起試問空門清淨心蓮  
花不著秋潭水

牡丹

七言古風散聯

全芳備祖

曲水亭西杏園北穠芳深院紅顏色擢秀全勝珠樹林結  
根幸在青蓮城艷蕊仙房次第開含烟洗霞照蒼碧

山下泉

萬首絕句

漾、帶山光澄、倒林影那知石上喧卻憶山中靜

韋使君亭海榴詠

淮陽臥理有清風臘月榴花帶雪紅  
閑閣寂寥常對此江湖心在數枝中

涌橋夜宴叙別

滿樹鐵冠瓊樹枝尊前燭下心相知  
明朝又與白雲遠自古河梁多別離

代魏博田僕射辭官表

文苑英華

臣某言臣聞中原息戰子房得以乞身東吳既平范蠡終  
能行志二臣皆因時効用遇主成功進威展於盡忠退名  
安於秩考所以立名萬古保慶一時愚臣夙心私有所慕  
沉蒲柳先邁駕蹇易疲審已無堪量力知止吐誠上達罄  
寫中懷仰冀天慈俯照愚悃中謝臣雖長於戎旅幼業詩  
書每稟効忠之言早勵為臣之節當河朔承襲之日在軍  
幕危疑之間每動險中幾隣於死常以捐軀報國率彼頑  
人受命指蹤掃清餘孽用摠宿憤一作志以答明時一覩天  
庭百生願足但懷感激豈意遭逢伏遇陛下神武應期聖  
謀獨斷臣得進陳忠款見委赤心唯將探甲啓行執事畢

力上憑睿算凶寇自夷今日獲覲天顏躬承睿渥平生之  
願既遂休老之志宜申豈可更貪寵光久冒榮祿使貽官  
謗取笑將來臣自總魏師初率歸化當時結念便誓此心  
祈於一作始素誠非是飭讓匹夫之志猶不可奪臣昨自離  
本鎮亦以此意明言陳諭聖恩勉其忠義將士等皆懷皇  
化盡激丹誠則一軍幸安且無足慮在於今日臣何所任  
豈可久職妨賢待譏竊位此時不退何日宜退臣犬馬之  
齒未云甚高筋力之間已知不健一作速加以少罹憂患鬢  
髮早衰久經行陳心力已耗若許其優養或冀保餘年儻  
抑其愚性則生理必阻且身兼將相人臣之位已極滿朝  
子弟人臣之家至盛於國何補獨荷殊私所以優餘惡盈  
樂在知足擊壤自歡於聖日懸車豈待於禮年是用瀝膽  
披肝冒昧陳乞伏惟皇帝陛下德邁羲軒恩深覆載蕩除  
餘祲理致太和動植含靈無不遂性方將旁求英俊共治  
昇平如臣鷹犬之微獲申搏噬累塵高位常積厚顏福過  
灾生自當勇退且富貴榮樂是人所欲苟心所有尚意趣  
或違彊其不能適足增苦儻蒙恩造獲遂優閑許歸衡茅  
取樂餘齒是天地曲成之德君父莫大之恩五湖迴舟生  
無慚於越相都門揮手死不愧於漢臣言披血誠情切中  
素無任悃懇逼之至

為趙侍郎乞歸河中侍兄表

文苑英華

臣某言臣私門積學幼集茶蓼賴諸兄訓育得漸有成比

登官序各限中外聚居則少離別則多類表作為薰頃任河中少

尹先因風痺成疾手足不理于今累年中間迎到上都類表

自躬親方藥兄以杉榆松檟盡在河東懷土之心暫未輒

去迎從數月頗益沈綿形貌支離言辭寒澀甥姪數輩年

盡兒童雖在左右未能侍養類表欲重迎至此在兄則羸際難

堪將馳往近關顧臣為官守所繫魂銷氣索志往形留百

憂攢心動失次第伏以聖慈涵育至德潛通肖翹之倫各

遂其性特乞罷臣所職許以還鄉倘得數歲侍兄必冀沉

痾有間然後星言匍匐稽首關庭臣之至願於斯萬足無

任懇願迫切之至

為王相公請改六書表

文苑英華

臣某言臣聞兩儀定位法象必在於區分百物正名稱謂  
不可以相奪然則當至公之運勿用於權處太朴之辰宜  
循其本臣竊見周官保氏教國子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  
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夫假借者謂  
本無其字假用音者也昔伏羲氏仰觀法於天俯觀法於  
地爰造書契是生文籍夫書者著也篆者傳也所以昭著  
誓言傳之不朽推意結字斷天下之疑垂萌示象紀天下  
之德安可穿鑿音韻假濫言詞者哉自史籀篇亡李斯簡  
脫古文有數物類難周雖魯恭王壞孔子之宅河內女子  
毀老聃之家而屋壁之餘門庭蓋斯敬侯所寫凋訛於正

始之間汲冢所開散落於太原之際由是後儒晚學苦音  
訓之繁耆生故老嗟異同之雜下無案牘旁洎質劑聽受  
施行莫能見曉規摹典憲於何取則不有釐改孰導羣疑  
當今受神冊鑄寶鼎封禪之隆固將九皇比德文章之盛  
豈直三代同風百官以理萬人以察臣此一作伏見御筆  
前後所製新字等神功開合天地盤旋於筆端立造運行  
日月相望於紙上玉牒石記無以校其幽深河圖洛書不  
能方其麗則臣幸承皇訓親沐聖猷窺東國一札之文采  
西京七言之詠劉德之陳雅樂雖未澄心劉儻一作之學  
史書頗嘗遊目輒欲循環睿旨罄竭蒙情凡所借音並加  
新字將令分有一定無汨於源流理或萬殊各隨其事業  
以此化俗佇微益於豪釐以此教人儻不虧於影響伏乞  
上玄卑聽至道曲成於此庸愚竊然聽許臣即望以類撰  
綴隨了進呈輕觸冕旒不勝惶惕之至

為河東副元帥馬司徒請刻御製箴銘碑表

文苑英華

臣燧言臣前竊睹御製賜靈鹽節度使杜希全君臣箴一

篇輒請刻石於太原興王之都與玄宗所製起義堂頌碑

並列垂訓後代光示萬邦伏奉批表及賜臣等手詔俯蒙

允許仍賜臣一本又賜臣御製宸扆台衡銘二首并敘精

義微言深于義文之旨明訓大誠叶于舜禹之謦類表周詩

而軼商頌準天地而懸日月五采彰施而溢目八音均調

以動心至於上下咸和君臣交儆僻邪無自而入猜虐不

萌於中鬱堙底伏之氣宣強悍類表讒諛之說泯援申甫

以作誠紹唐虞而追蹤誠文教之極而類表之本也臣餘生

陋質材朽功微陛下獎勵過深寵錫逾厚使得獲睹殊觀

接聞至音目以勲賢稱其威武跪捧震駭顧循悚怍實願  
周旋奉戴內以為子孫歲恢演昭宣外以垂金石刻今者  
琢磨已就刊勒方施至於類表次序篇章論載年月未敢即定  
謹令圖畫進上仍請於碑首作其正面刻作御製箴銘四字其  
下刻年號月日字建箴銘二首并序其碑首陰面伏請準  
起義堂頌碑例刻年號月日字建其下刻臣所上表疏伏  
蒙批表勅語及所賜臣手詔庶使後之觀者尋其并連究  
其本末以知盛德之事懿鑠不顯游揚無極臣之所願也  
不勝忻懼悃懇之至謹遣某官臣某奉表以聞臣誠懽誠  
喜頓首頓首謹言

權文公遺表

文苑英華

臣某言生逢聖時獲事陛下以臣慙朴一作朴備位將相幸  
免罪戾實無裨補福過灾生二年以來脚疾痺緩近自旬  
日咽喉氣痛漸就危懼慮不支持永辭聖明涕流嗚咽伏  
惟皇帝陛下繼十一葉休運承二百年景祚平吳定蜀掃  
蕩淮夷魏、功德與天地準今縱有疥癬不足平夷伏惟  
以愷悌之仁弘寬大之本為九州自愛使萬古同福則臣  
幽冥之下同生物受賜無任感恩攀戀悲激之至

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

文苑英華

古者采詩成聲以觀風俗士君子以文會友緣情放言言  
必類而思無邪悼谷風而嘉伐木同其聲氣則有唱和樂  
在名教而相博約此北海唐君文編盛山集之所由作也  
初文編以英華籍甚輝動朝右書法草奏為明庭羽儀談  
者謂翰飛密侍潤色名命如取諸懷之易也八年夏佩盛  
山印綬朱兩轡而西天子雅知其文采慰勉甚厚且曰第  
如新泣分我憂歎於是惠而保之四封熙々比歲連課為  
百城表率十九年冬既受代轉遷于夔上方以愷悌紓息  
之為大人文華國之為細或者蘊而決之使目不暇瞬庸  
詎知嚮時歲月不來之推轂邪理盛山十二年其屬詩多

矣非交脩繼和不在此編至於營合道志詠言比事有久  
敬之義焉睽攜寤歎惆悵感發有離羣之思焉班春悲秋  
行部遲容有記事之敏焉煙雲草木比興形似有寓物之  
麗焉方言善諶離合變化引而伸之以極其致昔魏文帝  
稱劉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絕一時抱朴子云讀二陸之  
文恐其卷盡今覽盛山之作有似之凡漢庭公卿左右曹  
方國二千石軍司馬部役事暨巖棲處士令弟才子稽合  
屬和二十有三人共若干篇盍簪則七子偕賦發函亦千  
里善應尊賢下士備見於斯歲蕤照燭雖南金青玉之不  
若也噫文編所友善者僕多善之周星之間物故殆半梁  
寬中楊懋功尤為莫逆交友零落如何可言況其雅音已  
矣多歎三復感念涕洟集于筆端是集也編於德輿嘗有  
木桃瓊瑤之往復辱求序引所不敢讓者俟夫子徵還道  
舊之日破涕為笑於斯文也

韋賓客宅宴集詩序

文苑英華

太子賓客韋兄彰華纓佩金龜為清時大僚有年數矣始以博士奉朝請周歷臺閣出分藩符入作卿長乃領內府又賓東朝拜章乞告優詔得請致仕就第燕閑自頤中外族屬嘗僚貴仕以觴酒祝筵發禮脩賀者多矣以兄始登朝行實自禮寺蕃社吉祿此為推輪於是眾君子學通行脩嘗踐此任者與今之引經據古屈職在列者同聲撰日復脩茲會乃有夏官小司馬左右曹侍臣書殿東觀柱下史南宮郎九族十疑而鄙夫忝焉入門而右勝際迎步聳檻於賓位羅松篁於石徑清冬之時寒翠溢目則熙春聳卉焰灼駘蕩又可知也軒蓋上下壺觴交錯聆主人之言

則同博史聽衆賓之論如在曲臺徜徉乎禮文博約乎法  
義樂在名教慶茲壽寵中飲霑醉抗音擊節乃相謂曰季  
倫金谷寔有歌詩元亮斜川亦疏爵里況今賀得謝之美  
賦必類之詞愛景美祿遺簪投轄盛集之若是者有幾安  
可沒而不書猥微菲薄因附官業今裴辛呂三君子皆講  
學稱職而司勳滿歲復留再帖郎位猶四命焉前此者柱  
史之超拜決日矣鄙夫之忝茲一紀矣二左曹東觀二十  
年矣陳君二十年馮君二十年張君二十年小司馬向三十年矣  
而主人逾四十年矣其余折中定議損益於儀法多矣兵部  
二十八年主人四十年外有平陽長樂三疑作連帥韋君抑  
五年向逾舉全數也君絳郴和三郡守裴君李君前蘇州韋君信州陸君  
疑作

守之介劉君六邑之長姜君合中外歷是者十九人因廣  
斯文且為禮官之籍

秦徵君校書與劉隨州唱和詩序

文苑英華

儒有秦公緒者當天寶理平之世興麗則鼓盛多疑於當時遭多故道進身退越部山水佐其清機圓冠野服脩然自放宅遐心於事外得佳句於物表不知華纓丹轂之為貴者幾四十年方帥時賢軾問懸榻昔鄭公通德有鄉門之號秦君麗句創里亭之名慕風騷者多所嚮仰貞元中天下無事大君好文公緒舊游多在顯列伯喈文舉之後爭為薦首而壽陽大夫公之章先聞故有書府典校之拜時動靜不滯於一方矣七年春始與予過於南徐白頭初命色無愠怍知名歲久故其相得甚歡因謂予曰今業六義以著稱者必當唱酬往復亦所以極其思慮較其勝敗

而文以時之聞人序而申之悉索笈中得數十編皆文場之重名強敵且見校以故敵故二字隨州劉君長卿贈答之卷惜其長往謂予宜叙噫夫彼漢東守嘗自以為五言長城而公緒用偏伍奇師攻堅擊衆雖老益壯未嘗損鋒詞或約而旨深類乍近而致遠若珩珮之清越相激類組繡之玄黃相發奇采逸響爭為前驅至於室家離合之義朋友切磋之道咏言其傷折之以正凡若干首各見于詞云

吳尊師華原露仙館詩序

文苑英華

世人於逆旅弱喪之中而村執膠固唯仙師吳君超然懸解於是疑有華原露仙之作本於道生終於物冥蓋順一氣之聚散隨自昌以化生為疣為贅為決為潰委和歸根泊然大觀至於谷神隱景之道又何可究耶衆君子用徵聲詩師亦繼和是皆遺形達生之言也或曰若師之道可以坐忘矣惡用言說涉於名迹耶子曰道德上下經與內外雜篇豈非老嚴之言耶終日而盡道師之心也彼方以生死為一貫又何有於名迹哉又曰既言之可矣惡用詩之矣師又泛然而和之斯皆玄同而不囿於物者也於是或者退而鄙夫書之以冠於羣篇云

崔吏部衛兵部同渭南縣尉日宿天長寺上方唱

和詩序

文粹

易之同人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故道同於內而氣相求  
情發於中而聲成文以觀以羣以此以興清河崔處仁河  
東衛從周於是有清秋仁祠往復十七韻之作初二賢皆  
以秀造分校秘府弘文之書貞元初同為渭南尉聯曹結  
綬相視莫逆處仁自府庭拉歸稅駕於斯國門勝槩康莊  
在下馳車後而走聲利者此為咽喉外煩埃壒中孚閑曠  
晝懸清光夕湛虛明上方之鐘磬深夜之月露眺聽寂寞  
情靈感發投者報者無非瓊瑤如金絲應和孔翠翔集盡  
在是矣厥後同為左右補闕從周以本官入為翰林學士

處仁累以尚書郎知制誥既而處仁西垣即真從周復以外郎掌誥洎處仁遷小宗伯而從周即真俄掌貢舉實為之代元和三年<sup>和</sup>處仁為吏部侍郎從周為兵部侍郎重九休澣聯鑣道舊永懷曩篇二紀于茲慮屋壁之壞隙詩文之磨滅不若刻勒片石之為堅且久也惟二賢大雅閎達人論龜玉更為王楊迭為田蘓便蕃清近烜赫章大其於為霖為礪四方之屬耳目久矣然則志氣之所舒英華之所摠其濫觴於此乎德輿與二君子同為諫官同掌書命相繼典貢士分曹居中臺其間交代迭處不可具舉敢叨益者之數實悅同心之言追琢既具序夫本末亦二君子之志也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文粹

今之畸人有隱居張氏者治莊生內外雜篇以向郭舊注未盡采其旨乃為之訓釋猶懼學者之蕩於一端泥於一說又作三十三篇指要以明之蓋弘道以周物闡幽以致用內外相濟始終相發其文約其旨明纍如貫珠渙若冰釋既而以予嘗所蘄嚮俾敘而辨之為道之用也經天地該萬物內化者可以澤四海外化者可以冥是非沂然順物內外皆化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古之善為道者如此洎乎性命耳目之相軋不勝於物則相刃相靡徇乎無涯氣耗乎名聲之域心鬪於彼是之境墮淖滑濬封執逆旅懼力不足而羣奔舛馳莊生哀其如是乃退廣柱下之說弛

張變化未始離乎道用虛靜恬淡無為無本焉故其言后  
王撫世也則曰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其言君子行  
道也則曰時命大行乎則返一無迹大窮乎則深根寧極室  
乎欲則曰休影息迹達乎生則曰外形委蛇其放言大觀  
也則齊彭殤一堯桀等周公於獲狙比大舜於豕虱或至  
大適以為累或至細乃牽乎用斯豈窮鄉一曲者所能通  
故有內外雜篇之異然則道之於物無繇也行之者視其  
分隨其方而揭厲之則為家為邦為仁為智游之泳之日  
漸漬之化與心成不知所自則昧者皦躁者靜循之而愈  
照冥之而愈妙櫻寧懸解豈遠人哉隱居之意明此而已  
矣隱居名九垓別號渾淪子老於是學徧游名山無常居  
不粒食與土木鳥獸同其外而中明也如是向使與漆園  
同代如丘明受經於仲尼矣其顏成子南榮趯之徒歟予  
摳衣於君寔所辱命粗舉莊子之畧直書隱居之志以冠  
于篇

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文粹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  
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  
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嘻  
一薰一蕕善齊者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  
所以治世少而亂聲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  
之於賈傳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  
蘇人漂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  
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  
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為賚曰願以此奉太  
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椽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

拔萃調渭南主簿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  
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為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  
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  
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  
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  
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  
罪已教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愾改過以言謝  
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  
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  
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  
京師李抱貞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  
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時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  
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  
扈從行在輒隨啟沃謨猷特所親信有時讌語不以公卿  
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  
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注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  
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常氏尚在  
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常夫人  
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漂陽之柩附於河南上遣中使  
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常南  
康布衣友善常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  
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為之興改容敘弔優禮如此

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為竇叅忌嫉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沈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竇叅納劉士寧之賂為李異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叅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標公之引拔昇為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為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師常令抗表請以贄代已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唯考校鑿方揆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決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之秉筆內署也擢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為文誥伸之為典謨俾標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十一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為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

之奏則知公之為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  
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  
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  
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  
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  
終於一慟唯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  
道非命歟裴氏之子馬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  
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  
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自我弘之在人蜚蝗竟天  
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丘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  
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  
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為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  
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為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  
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  
今以類相從冠于編首兼畧書其官氏景行以為序引俾  
後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為文為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權壽之文集

附錄

唐書本傳

唐書本傳

唐書本傳

名臣相權之墓誌

祭權相文 信文苑英華

二

三

四

註

編

韓/金

楊於陵

李正方

王仲舒

蕭籍

唐書藝文志

郡齋讀書記

五言古詩解題

經史考

重刻權文子文集序

楊慎

李利權文子文集跋

劉古謨

居易錄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舊唐書

權德輿字載之天水略陽人父臯字士繇後秦尚書翼之  
 後少以進士補貝州臨清尉安祿山以幽州長史充河北  
 按察使假其才名表為薊縣尉署從事臯陰察祿山有異  
 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  
 四年祿山使臯獻戎俘自京師迴過福昌福昌尉仲暮臯  
 從父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暮暮至  
 臯示已暗瞪暮而瞑暮乃勉哀而哭手自含襲既逸臯而  
 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臯母初不知聞臯之死  
 慟哭傷行路祿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臯時微服匿跡  
 候母於淇門既得侍其母乃奉母晝夜南去及渡江祿山

已反矣由是名聞天下淮南採訪使高適表臯試大理評事充判官屬永王璘亂多劫士大夫以自從臯懼見迫又變名易服以免玄宗在蜀聞而嘉之除監察御史會丁母喪因家洪州時南北隔絕或踰歲不聞詔命有中使奉宣至洪州經時未復過有求取州縣苦之時有王構為南昌令將執按之因見臯白其事臯不言久之垂涕曰方今何由可致一勅使而遽有此言因掩涕而起構遽拜謝之浙西節度使顏真卿表臯為行軍司馬詔徵為起居舍人又以疾辭嘗曰本自全吾志豈受此之名耶李季卿為江淮黜陟使奏臯節行改著作郎復不起兩京蹂於胡騎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知名之士如李華柳識兄弟者皆仰臯

之德而友善之大曆三年卒于家年四十六元和應中謚曰貞孝初臯卒韓洄王定為服朋友之喪李華為其墓表以為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前贈秘書監至是因子德輿為相立家廟至元和十二年復贈太子太保德輿生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十五為文數百篇編為童蒙集十卷名聲日大韓洄黜陟河南辟為從事試秘書省校書郎貞元初復為江西觀察使李兼判官再遷監察御史府罷杜佑裴胄皆奏請二表同日至京德宗雅聞其名徵為太常博士轉左補闕八年關東大水上疏請降詔恤隱遂命奚陟等四人使裴延齡以巧倖判度支九年自司農少卿除戶部侍郎仍判度支德輿上疏曰臣伏以爵人於朝

與衆共之况經費之司安危所繫延齡項自權判逮今間  
歲不稱之聲日甚於初羣情衆口誼於朝市不敢悉煩聖  
聽今謹略舉所聞多云以常賦正額支用未盡者便為剝  
利以為已功又重破官錢買常平先所收市雜物遂以再  
給估價用充別貯利錢又云邊上諸軍皆至懸闕自今春  
已來並不支糧伏以疆場之事所虞非細誠聖暮前定終  
事切有司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為時所抑醜正有黨  
結此流言何不以新收剝利徵其本末為分析條奏又擇  
朝賢信臣與中使一人巡覆邊軍察其資儲有無虛實倘  
延齡受任已來精心勤力每事省約別收羨餘於正數各  
有區分邊軍儲蓄實猶可支身自斂怨為國惜費自宜更  
示優獎以洗羣疑明書厥勞昭示天下如或言者非謬罔  
上實多豈以邦國重務委之非據臣職在諫曹合採羣議  
正拜已來今已旬日道路云云無不言此豈京師士庶之  
衆愚智之多合而為黨共有讐嫉陛下亦宜稍迴聖鑑俯  
察羣心况臣之事君如子事父今當聖明不諱之代若猶  
愛身隱情是不忠不孝莫大之罪敢瀝肝血伏待刑書十  
年遷起居舍人歲中兼知制誥轉駕部員外郎司勳郎中  
職如舊遷中書舍人是時德宗親覽庶政重難除授凡命  
於朝多補自御札始德輿知制誥給事有徐岱舍人有高  
郢居數歲岱卒郢知禮部貢舉獨德輿直禁垣數旬始歸  
嘗上疏請除兩省官德宗曰非不知卿之勞苦禁掖清切

須得如卿者所以久難其人德輿居西掖八年其間獨掌者數歲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禮部貢舉來年真拜侍郎凡三歲掌貢士至今號為得人轉戶部侍郎元和初歷兵部吏部侍郎坐郎吏誤用官闕改太子賓客復為兵部侍郎遷太常卿五年冬宰相裴均寢疾德輿拜禮部尚書侍郎遷太常卿五年冬宰相裴均寢疾德輿拜禮部尚書平章事與李藩同作相河中節度王鐔來朝貴倖多譽鐔者上將加平章事李藩堅執以為不可德輿繼奏曰夫平章事非序進而得國朝方鎮帶宰相者盖有大忠大勲大歷已來又有跋扈難制者不得已而與之今王鐔無大忠勲又非姑息之時欲假此名實恐不可上從之運糧使董溪于臯謨盜用官錢詔流嶺南行至湖外密令中使皆殺之他日德輿上疏曰竊以董溪等當陛下憂山東用兵時領糧料供軍重務聖心委付不比尋常敢負恩私恣其賊犯使之萬死不足塞責弘寬大之典流竄太輕陛下合改正罪名兼責臣等疎略但詔令已下四方聞知不書明刑有此處分竊觀衆情有所未喻伏自陛下臨御已來每事以誠實與天地合德與四方同符萬方之人沐浴皇澤至如于董所犯合正典章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即人各懼法人各謹身臣誠知其罪不容誅又是已過之事不合論辯上煩聖聰伏以陛下聖德聖姿度越前古頃所下一詔舉一事皆合理本皆順人心伏慮他時更有此比但要有司窮鞫審定罪名或致之極法或使自盡罰一勸百孰不甘

心巍巍聖朝事體非細臣每於延英奏對退思陛下求理之言生逢盛明感涕自賀况以愚滯朴訥聖鑒所知伏惟恕臣迂疎察臣丹懇及李吉甫自淮南詔徵未一年上又繼用李絳時上求理方切軍國無大小一付中書吉甫絳議政頗有異同或於上前論事形於言色其有詣於理者德輿亦不能為發明時人以此譏之竟以循默而罷復守本官尋以檢校吏部尚書為東都留守後拜太常卿改刑部尚書先是許孟容蔣乂等奉詔刪定格勅孟容等尋改他官又獨成三十卷表獻之留中不出德輿請下刑部與侍郎劉伯芻等考定復為三十卷奏上十一年復以檢校吏部尚書出鎮興元十三年八月有疾詔許歸闕道卒年六十贈左僕射謚曰文德輿自貞元至元和三十年間羽儀朝行性直亮寬恕動作語言一無外飾蘊藉風流為時稱嚮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詠漸漬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歿以銘紀為請者什八九時人以為宗匠焉尤嗜讀書無寸景斲倦有文集五十卷行於代子璩中書舍人

唐書

權德輿字載之父皐見卓行傳德輿七歲居父喪哭踊如成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韓洄黜陟河南辟置幕府復從江西觀察使李兼府為判官杜佑裴胄交辟之德宗聞其材召為太常博士改左補闕貞元八年關東淮南浙西州縣大水壞廬舍漂殺人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霖雨二時農田不開逋亡日衆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蠲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賦取於人不若藏於人之固也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裴延齡以巧倖進判度支德輿上疏斥言延齡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為美

利以夸已功用官錢售常平雜物還取其直號別貯羨錢  
因以罔上邊軍乏不稟糧召禍疆場其事不細陛下疑為  
流言胡不以新利召延齡質數本未擇中朝臣按覆邊資  
如言者不謬則邦國之務不宜委非其人疏奏不省遷居  
舍人歲中兼知制誥進中書舍人當是時帝親攬庶政重  
除拜凡命諸朝皆手制中下始德輿知制誥而徐岱給事  
中高郢為舍人居數歲岱卒郢知禮部德輿獨直兩省數  
旬一還舍乃上書言左右掖垣承天子誥命奉行詳覆各  
有攸司舊制分曹十員以相防檢大抵事有所壅則吏得  
為非四方聞者或以朝廷為乏士要重之司不宜久廢帝  
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久之知禮部

貢舉真拜侍郎凡三歲甄品詳諦所得士相繼為公卿宰  
相取明經初不限員十九年大旱德輿因是上陳闕政曰  
陛下齋心減膳閔惻元元告於宗廟禱諸天地一物可祈  
必致其禮一士有請必聽其言憂人之心可謂至已臣聞  
銷天災者脩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洽則祥應至矣  
畿甸之內大率赤地而無所望轉徙之人斃踣道路慮種  
麥時種不得下宜詔在所裁留經用以種貸民今茲租賦  
及宿逋遠貸一切蠲除設不蠲除亦無可斂之理不如先  
事圖之則恩歸於上矣十四年夏旱吏趣常賦至縣令為  
民毆辱者不可不察又言漕運本濟關中若轉東都以西  
緣道倉廩悉入京師督江淮所輸以備常數然後約太倉

一歲計斥其餘者以糶于民則時價不踴而蓄藏者出矣  
又言大曆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八百稅入如舊則出於  
民者五倍其初四方銳於上獻為國培怨廣軍實之求而  
兵有虛籍剝取多方雖有心計巧歷能商功利其於割股  
啖口困人均也又言比經絀放者自謂技拭無期坐為匪  
人以動和氣而冬薦官踰三年未受命衣食既空溘然就  
斃此亦窮人之一端也近陛下洗宥絀放者或起為二千  
石其徒更相勉知牽復可望惟因而弘之使人人自效帝  
頗采用之憲宗元和初歷兵部侍郎坐累徙太子賓客俄  
還前官時澤潞盧從史詐傲寢不制其父虔卒京師而成  
德王承宗父死求襲德興諫以為欲變山東先擇昭義之  
帥從史拔自軍校偃蹇不法今可因其喪選守臣代之成  
德習俗既久當制以漸許成德之請則可許昭義則不可  
帝不聽及王承宗叛從史乃詭計以撓王師兵老無功德  
興復請赦承宗徙從史後皆畧如所料會裴垍病德興自  
太常卿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鐔繇河中入  
朝求魚宰相李藩以為不可德興亦奏平章事非序進宜  
得比方鎮帶宰相必有大忠若勲否則彊不制者不得已  
與之令鐔無功又非姑息時一假此名以開後人不可帝  
乃止董溪于臯暮以運糧使盜軍興流嶺南帝悔其輕詔  
中使半道殺之德興諫溪等方山東用兵乾沒庫財死不  
償責陛下以流斥太輕當責臣等繆誤審正其罪明下詔

書與衆同棄則人人懼法臣知已事不諍然異時或有此  
比要須有司論報罰一勸百孰不甘心帝深然之嘗問政  
之寬猛孰先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太宗皇帝  
見明堂圖始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  
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  
德輿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為輔相寬和不  
為察察名李吉甫再秉政帝又自用李絳忝贊大機是時  
帝切于治事鉅細悉責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持異至  
帝前遽言亟辯德輿從容不敢有所輕重坐是罷為本官  
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進扶風郡公于頔以子殺人  
自囚親戚莫敢過門朝廷無為請者德輿將行言于帝曰  
頔之罪既貸不竟宜因賜寬詔帝曰然卿為吾過諭之復  
拜太常卿徙刑部尚書先是詔許孟容蔣乂刊彙格敕既  
成上之留禁中德輿請出其書與侍郎劉伯芻參復研考  
定三十篇奏上復檢校吏部尚書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後二年以病乞還卒於道年六十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  
德輿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積思經術無不貫綜  
自始學至老未曾一日去書不觀嘗著論辨漢所以亡西  
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有補於世其文雅正瞻縟當  
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銘紀十常七八雖動止無  
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為搢紳羽儀云

唐書藝文志

權德輿童蒙集十卷又集五十卷制集五十卷

韓文考異

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  
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為  
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  
邱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為唐上庸  
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焯或綽平涼曾孫諱倬贈  
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  
叅軍於公為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臯以忠孝致大  
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  
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

僕射謚文公

以薨以或作六團考舊史云當作以

公生三歲知變四聲

作知或能

四歲能為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與陽城為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負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為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為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為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

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

團作或无此一字。今按助與如後救于頓

事之類是也

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為聲章因

善與賢不矜主已

矜或作務

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

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

不以或無不字露布或作

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為三十編舉可

長用

團无長字

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

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

痾傷為之不御朝

痾或作痛

郎官至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

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

月下或有某字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

已與有無忌嫉者于頓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

門省碩朝莫敢言者碩下或有者字公將留守東都為上

言曰頓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寬詔曰公下或有時字上曰

然公為吾行諭之頓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

試士踵相躡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

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或無未病

字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御大夫功德或無然

其為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待餘視或有其字諸本

侍作待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為名臣或德

或作諸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音渠纍然服喪來有

請服喪或作喪乃作銘文或無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無或滅楚徙秦嬴劉之間甘泉始侯

以及安丘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或世

爵位豈多半塗以稅或以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

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為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祖或

師或作推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所

憚為公勇為之憚為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其或作人競

今按作絕乃與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克或先刻詩墓碑以

永厥垂

郡齋讀書志

權德輿集五卷

右唐權德輿載之也秦州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貞元十五年知制誥累官中書舍人元和五年以禮部尚書平章事德輿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積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未曾一日去書其文雅正瞻緝當時公卿功德卓異者皆所銘紀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為搢紳羽儀其兩漢辨亡論世祖封不義侯議世多稱之云嘗自纂制誥集五十卷揚憑為序今亡逸文集孫憲孫編次揚嗣復為序

直齋書錄解題

權丞相集五十卷

唐宰相略陽權德輿載之撰揚嗣復為序德輿父臯以不汙祿山見卓行傳其子璩為中書舍人劾李訓傾覆亦能世其家性寬和有體文亦純雅宏贍三世名迹可謂德門矣墓碑韓昌黎所為也序又言九年掌誥自纂錄為五十卷不在此集內今未之見

四庫全書總目

權文公集十卷

府

唐權德輿撰德輿字載之天水人初辟河南幕府歷中書門下平章事事迹具唐書本傳德輿嘗自纂制集五十卷楊憑序之其孫憲又編其詩文為五十卷楊嗣復序之今制集已佚文集亦久無傳本此本乃明嘉靖二十年楊慎得之於滇南僅存目錄及詩賦十卷劉大謨序而刻之又刪其無書之目錄德輿文集遂不可攷惟文苑英華及唐文粹中時時散見耳考王士禎居易錄載權文公集五十卷注曰詩賦十卷文四十卷碑銘八卷論二卷記二卷集序三卷贈

送序四卷策問一卷書二卷疏表狀五卷祭文三卷  
稱無錫顧宸藏本劉體仁之子凡寫之以貽士禎者  
然則德輿全集康熙中猶存不識何以今所傳者皆  
楊慎之殘本第士禎所注卷目以數計之乃八十卷  
與五十卷之說不合又不識其何故也

案是集 四庫全書所載乃明嘉靖二十年楊慎得於滇南僅存目  
錄及詩賦十卷劉大謨序而刻之之本五十卷之原帙久佚不傳近  
祇漁洋居易錄稱無錫顧宸有藏本劉體仁之子寫之以贈而其書  
亦不存乾隆間大興朱竹君學士得舊鈔全本彭文勤公從朱文正  
公假之親為校勘於嘉慶丙寅重付畝文正序謂詢之姪錫庚問  
其所得之由曰五柳居陶書賈告予父曰有不可得之書在某公處  
公能以宋槧名本數種易之可得也予父允之陶果得其書請假鈔  
一部以原書歸予父然則海內不過二本耳不敢輕以示人云云則  
其珍寶可知此本乃孫淵如先生所藏當與朱本同出一源惟新刻  
本版式俗劣校尤草略如卷一先賦後詩故目錄卷一後標題賦詩  
二字新刻竟倒作詩賦又目錄每題自為一行新刻則分作兩重過  
題目字多者任意芟削幾不成語又卷中一作云云者甚多固未必



盡是然存之足資參攷且原書所有應從其所而新刻悉經刊落不  
識何以舛誤乃爾微特非朱本之舊恐並失彭校之真矣此本幸尚  
存廬山面目卷中用朱筆勘正處亦極詳密卷末從文苑英華文粹  
古今歲時雜詠全芳備祖萬首絕句全唐詩搜輯集中所無者為摭  
遺一卷又集新舊唐書本傳韓昌黎墓碑楊於陵李直方王仲舒蕭  
籍祭文並采唐書藝文志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經籍志居易  
錄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是集語及明刻本楊慎序劉大謨跋  
此二篇漏未寫入予亦未  
有明刻本故無從補錄 為附錄一卷附錄之目尚是淵翁自書當  
即淵翁所摭錄故卷朱本無之以世間僅有之祕籍復經前賢手訂  
亟當寶重毋因其已有刻本而忽視之也東郡楊紹和識

